



第

三

1547732/08
部

第三部

一

露芭靠在琴妮的肩上，一面抽抽着噎泣，一面斷斷續續地訴說上面一節的遭遇。不過，照她單純的語句，當然不可能把這幕悲劇的全貌，闡釋得完全真實而清楚的。

依照她的說法，列康甫的把她帶出這個院子，完全是爲了想儘可能地利用她的愚蠢而誘惑她以實行他奇怪的肉慾需要，然後在玩夠了以後，便遺棄了她，一脚把她踢開。她自己却是個傻瓜，真的會愛上了他，因而便妒忌他那兩個穿五顏六色外衣和束着腰帶的女同學；使他丟了臉，終於做了這麼一件下流的事：他故意叫他的同學先來向她糾纏，然後他若無其事的闖了進來，詐作發覺，就把她趕了出來。

她接着就詳細地講她被趕出後的遭遇。她孑然一身，既無男性的保護，又無任何人的憐憫，祇好在一條冷落街上的一家下等旅館裏租了一個攔樓房間，不過在第

一天便有個流氓來和她搭訕，想把她賣掉；她連忙搬到一所下等公寓去，那裏的房客大半是貧窮的女人，其中有一個專做性的中間人的老年女人。露芭差一點便上了她的當。

她雖然勉強在那所公寓裏安靜地生活了幾天，但是她的面容和她的談吐；總免不了有種奇怪的特別的表示，旁人偶而看她一眼，便能覺察出她以前是怎樣的出身的人了。

但是她和列康甯的一段簡樸真摯的愛的歷史已在她心中發生了一種力量，使她竭力想迴避第二次的墮落。她甚至勇敢地在報紙上登了幾則小廣告，申述她的環境，希望能做些她能夠做的事情，但是結果一無所獲，沒有人來要她。於是她便到傭工介紹所去；那些女老闆用職業的，老於世故的惡毒的眼光打量了她一番，並不介紹她到正當的人家去，祇把她推荐给那些手上滿載着金戒指，說起話來喉嚨嘶啞着，眼睛裏露出兇光的壯健婦人。露芭很有經驗地立刻看出這些婦人不是最下等妓院裏的女主人，便是私娼的女老闆。她祇好失望地回到公寓去了。

至於回老家的一件事，她從來沒有想過，她知道想也是沒用的。她的老家離開這個城市祇有十五公里。她做娼妓的一件事早就由那些同鄉人傳到村子裏去了。她

的同鄉人多半也在這城市裏做伙子，茶房以及馬車夫等的職業，其中免不了有人在安娜·麥可夫娜的院子裏看到過她，當然會在口頭上或書信上提到她的情況。她明明知道，與其回到那種死沉沉的鄉村裏成天受鄰居們白眼，還不如在目前的窘況中忍受下去的好。

他對於金錢一類的事情，正好像和一個五歲的小孩子一樣，是不經濟和不實際的。沒有好多時候，袋子裏已經不存一個戈貝克了。要回到妓院裏去罷，她又懼怕那女主人。於是她羨慕那些街妓了。在黃昏後的大街上，老資格的街妓一下便認出了露芭以前的職業。有一次，一個街妓走到她身旁，嬌聲嬌氣地對她說話了：

「怎麼樣呀，年輕的太太，怎麼一個人在走路呢？我們交個朋友罷。讓我們一塊兒走，也好方便些。男人們總是喜歡檢兩個在一處的女人搭訕的。」

「還有，你和我一塊兒走有一個好處，我是認得每一個稽查員的面孔的。」

「什麼稽查員？」露芭問。

「唔，就是那些專門提無照『私貨』的巡迴警察——你明白，就是那些還沒有黃色營業證的游妓。他們又都穿了便衣，誰又那斷定他是警察？他們又怎麼會看得出你是有營業證的呢？給他們捉了去，要是你拿得出就算好，要是拿不出呢？他們

就會把你的身份證拿去，給你一張黃色娼妓證，於是你就每個星期到警察局去受醫生檢查了……再退一步講，即使你已經有了證件，便衣警察還是會把你捉將進去讓你在禁閉室裏硬木板床上過一夜的。他們可以說你已經喝醉，或者你在硬拉客人，爲害良好的公民，於是不管你究竟是不是這樣，審判官便判你兩個星期的徒刑——你就祇好坐在裏面，暫時失業了。不過，要打發這些警察也是容易的；你祇要塞給他們一個盧布，或者和他到旅館裏去睡一晚，當然他也不會給你什麼的……

『所以，小姑娘，我們還是一塊兒走比較妥當些。我懂得任何事情，必要的時候能幫你忙使你脫身。不過，最好你能跟我到我的房東那裏去——我們祇有三個人，但是有四張鋪——假使你高興，就可和我們住在一起。』

接着，這個有經驗的街妓。先是隱隱約約地，到後來便公開地顯得很誠懇地稱贊她房東那裏的許多便利的地方——膳食好，身體自由，以及房東抽錢也抽得很少等等的優點。她順便還用了許多惡毒的語句詈罵私娼的不好。露芭對於這種語句很明白，因爲妓院裏的姑娘也極端蔑視街妓，而罵她們是「游魂」或「花柳病的傳佈者」的。

當然囉，必然發生的事情終於是要發生的。露芭餓了好幾天，對着不可知的將

來懷着極度的恐懼，她逼不得已，第一次接了一個道貌昂然的小老人。事畢以後，他給了她一個盧布，她不敢抗議他給得太少：過去在院子裏的生活已經把她的機動性和勇氣剝蝕得乾乾淨淨了。第二次，這個小老人一個戈貝克都沒給。他祇說：「我去兌換一張大鈔票。」走出了房門，便永遠沒有回來。

有一次，她找到了個年輕人。他很漂亮，態度亦很瀟灑，頸上斜帶着一頂時式帽子，穿了一身絲織品的上裝，把她帶到了旅館裏，神氣地叫了些酒和點心吃將起來；同時告訴她說他是個公爵的兒子，並且是全城打彈子的名手；說任何一個見他面的姑娘都喜歡他，還說預備把露芭娶回去。於是像上次那個小老人一樣，他藉口出去有些私事，一去便永不回來了。粗眉大眼的茶房便關上房門，一隻手按住了露芭的嘴使她喊不出聲，另一隻手便結結實實的痛打了她一陣。順手還拿走了她裏面有一個盧布和些零錢的錢袋和她的一頂帽子，以及一件外套作爲房錢酒錢的押抵品。

另外一個穿得很時髦的大約四五十歲的人蹂躪了她兩個多鐘頭以後，給了她八十個戈貝克。她向他訴說嫌少，他便扮出一股兇惡的臉色，把滿長着紅毫毛的大拳頭伸到她的鼻子跟前，惡聲地說：

「你敢再向我嚙嚙嚇嚇的說……我就……我就去喊警察來，說你乘我睡着的時候搶走我的錢袋。你要我這樣做麼？是不是好久沒到警察局去就覺得皮在癢？」

他走了。

這樣的情形發生得很多。

一天，她公寓裏的房東不允許她再繼續住下去，把她的破破爛爛的行李向天井裏搬了出去；她祇好整夜不眠地在雨中的街頭上彷徨，又恐懼着便衣警察——逼不得已，她便決定再去求助於列康甯了，但是列康甯已經不在城裏——據說，自從那個不要臉的露芭私自掉了以後，他也就不知去向了。到了早晨，她腦海裏纔起了一個孤注一擲的念頭——回到院子裏去請求饒恕。

「親愛的琴妮，你這樣的聰明，勇敢，你這樣的好心腸；替我去向愛瑪大管家懇求一下罷——小管家也聽信你的話的，」她吻着琴妮的兩肩，眼淚簌簌地流到她的肩上，請求她去說項。

「她不會聽信隨便那一個人的話的，」琴妮語淡地回答。「你也確實是個笨蛋——會跟那麼一個下流的東西去黏在一起。」

「親愛的琴妮，但這是你的意思，勸我去的呀，」露芭膽怯地說。

「我勸你去的？……我從不曾勸過你說什麼話。爲什麼老是這樣當我死人一般的說謊呢……好罷，那麼——我去一次。」

愛瑪早已曉得露芭回來的一件事了。當露芭慌慌張張進來的時候，她正坐在客堂裏，並且也會對她渾身打量過一番了。在她的心裏，她也未嘗不願意讓露芭回來。她的放露芭離開，也無非是爲了她的一筆錢，列康甯付出的錢的一半是她到手的。還有，她以前算計着把得來的錢又可以買進幾個新妓女以應付當時客人的需要，殊不料來的姑娘毫沒有什麼吸引力。無論如何，她現在決計讓露芭回來了。但是爲了威信起見，她不得不給露芭一次大大的恐嚇。

「什——麼？」她還沒有見到露芭的人，便故意大聲喊了出來。「你又想要我收容你麼？……你在街頭籬笆邊拖着天知道的什麼下等客人；而現在，你這下賤的蕩婦，又把鼻子拱進我們這所高貴的院子裏來！……吓，你這俄羅斯的豬糞！滾出去！……」

露芭想湊她的手上去吻一下，但大管家粗暴地把手抽了開去。接着，她顰蹙着怪臉，咬着顫動的下唇，對準了露芭的頰上用力打將過去；打得她禁不住彎下了腿，但隨即就立了起來，抽搐地噙泣着。

「最親愛的，不要打我……啊，我親愛的，不要打我……」

結果她終於倒了下去，蜷縮在地板上。

這種有計劃的惡毒的敲打繼續了兩分鐘。琴妮起初還是用那慣常的毫不在意的眼光在看着，終於也忍不下去了。她野蠻地喊了一聲，便撲向大管家，抓住了她的頭髮，扯斷了她的髮髻，歇斯的里地叫道：

「笨蛋！……兇手！……下流的居間人！……賊！……」

三個婦人扭成一團，哭喊的聲音充滿了整個的院子。這完全是一幕神經質的表現，祇有在已被判死刑的囚犯或瘋人院裏可以看到這種類似的行動。

過了一個鐘頭，薛蒙同着兩個特意找來的漢子纔把秩序恢復。院子裏十三個姑娘都興奮着，其中以琴妮爲最，她差不多已經到了顛狂的地步了。被打得不成模樣的露芭還匍匐在大管家的脚下，接着就被人架了出去。她知道琴妮加入行動於她是沒有好處，結果總是會以更毒辣的懲罰加到自己頭上來的。琴妮則盤膝着坐在床上，直到天黑，他拒絕任何飲食，隨便誰到她的房間裏來都被她叱了出去。她的眼睛在出血，她使用一個五戈貝克的銅幣黏在上面。被扯破的襯衣裏面，從頸項起直到下面，有一條被抓破的紅痕，像是經一根繩索網幫過的一樣。這是薛蒙在混亂戰

中把她抓出來的。她坐在那裏，像黑暗中的野獸一樣眼睛裏發着閃光，鼻子膨脹着，額骨上下的抖動着；嘴裏在輕輕的自言自語

『你等着好了……等着，你這笨東西——我會給你——好看的……你等着好了……』——喔喔，你這吃人的……』

但外面點上了燈，小管家茶西亞敲敲她的房門說：『姑娘，穿衣服罷！……到外面客堂裏去！』她便一骨碌走下了床，說了一番，穿上衣服，在眉間出血的地方搽了點粉，背上的抓痕上也敷了點粉紅色的藥粉，可憐而傲慢地走到客堂裏去了。但是眼睛裏還閃爍着極端的憤怒和一種非人類所有的美麗。

據說，人在服毒自殺的前幾個鐘頭裏，旁人可以在他的眼睛裏看到一種曖昧的，神祕的，不可捉摸的光彩的。在這一晚上和第二天早晨的幾個鐘頭看到琴妮的人，都說她眼睛裏真有這麼一種的神經色。

最奇怪的事是（大概是命運之神所播弄的一種狡計罷）她最後一個的客人却是個最善良最令人親切的人。他是個軍事學校的學生，名字叫珂爾雅，格笛希夫。

珂爾雅是個秀美，愉快，喜歡臉紅的小夥子。粉紅的臉頰上，沿着鼻子的兩旁，有兩條牛乳色的凹線伸展到剛剛透出鬚鬚的嘴角邊。灰色的眼珠露出天真的稚態。他去年冬天就到這院子裏來玩耍過，那時琴妮還作弄他，慫恿他和她玩洋囡囡，玩着玩着便冷不防的把兩根蓬蓬糖請他吃，他便臉紅着走了。

他這一次來，可就變得多了，經過半年餘的瞭別，軍營生活已把他從一個小孩熏陶成一個漂亮的青年了。雖然他已經在那軍事學校裏畢業，但身上穿的還是學校裏的制服。他變得高了一些，外表也顯得茁壯一些；這是軍營裏訓練出來的成績。他嗓子也變得重濁，同時近來使他極為驕傲的是乳頭已經變得很硬，他明白這是他已經發育完全的象徵。他的家裏也已經允許他可以在成人的面前吸煙，父親還送給他一隻皮製的煙匣。他現在已經有十五個盧布一個月的薪餉，同時最近那學校裏又給了他幾天假——讓他完全自由的假期。

所以他跑到了這裏——安娜、麥可夫娜的院子裏——也就是他生平第一次認得女人的地方——那個女人便是琴妮了。

男孩子的童貞喪失在妓院裏和街妓身上的數目，遠較一般人們想像中要多得多。假使問起來，那年輕小夥子或一個家庭的老祖父都會異口同聲說他們的童貞

是受了騙而失在一個侍女或女家庭教師身上的。不過這些全是謊話，是有這麼一個社會便存在着的說話，祇是沒有一個好管閒事的觀察家或調查者把它的真相發掘起來而已。

假使誇大一點地說一聲，要是叫一個人把手攔在胸口上，要他嚴正地說出究竟怎樣才失去他的清白的，他便會囁囁着不作聲了。大多數的人在孩子時代，就憑空臆度而想像出來一件他的失身經過，逢人便以此訴說，以後說成了習慣，自己也就更確信這件故事是真的了。珂爾雅也是如此，他常對同伴們敘述着他的一個年輕的姑媽引誘了他，奪去了他的清白。說不定他確實有這麼一個姑媽——一個黑眼白臉渾身散發着濃重的女性氣息的南方女人——但是她或許祇見過他一面，而在珂爾雅的腦海裏却留下了影像，因此便幻想她怎麼怎麼，以資在寂寞興奮的當兒，強拿她來作爲一個宣洩的對象而得到片刻的性心理的滿足。即使並不是每個男人都是如此，至少一百個人中間九十九人是如此的。

他在九歲或九歲半的時候便開始了手淫，那個時候他絕對沒有明白這種本能上的衝動與戀愛或結婚究竟有些什麼關係。他看見女人便臉紅，他也怕聽得關於婚姻的科學的解釋。很不幸地，那時候他身邊沒有一個親近的面學識豐富思想進步的女

人扭掉那傳統觀念而赤裸裸地用比較的或開朗的語句以及正當的態度，向他拉開了戀愛與生殖的神祕之幕，使他以後能坦白地正常地生活下去。

過去的學校——那些專收男生的學校以及招收年輕人的軍事學校裏——可以說是培養不正常心裏的溫室。培植植青年心靈與道德之責任，完全委之於少數頑固腐化的年老教員，她們本身既無同情心，又缺乏耐性，吹毛求疵，強辭奪理，恰像怪僻之老處女教授女學生一樣。毫不啓發他們對於性愛的認識，且聽憑固執的成見，反而把這一類的事情隱秘起來，雖然造成了一般循規蹈矩的青年，却又免不了他們出乎本能的對於接吻，身體的接觸以及有干禁例的談話發生一種反常的愛好，因而得到了不正常的結果。

時常洗澡和露天的運動——不是強迫的健身房的體操，而是要出乎自願的，每個人自己喜歡的運動——往往能夠有效地消滅發育時的最危險的一個時期，至少也可以使不正常的意識和動作減至最低限度。

但是在以前，沒有一個人會注意到這種事情的。

他們突然離開了溫暖的家庭離開了母親，姊妹和侍女們的照拂，他們便（像女學校裏的同性愛一樣）畸形地追求面目較好的同學，他們就在屋角裏竊竊私語，走

起路來總手挽着手，或者在黑暗的地方咬着耳朵訴說各人對於女人的經歷。這種行為完全是小時候對於神仙故事的好奇心和正任發育的性意識混合着的具體表現。時常可以聽到一個十五歲的孩子，照規矩應當好好地打球的時候，却乘着休假天跑了出去，回來後就訴說他怎麼認識了一個家財百萬的年輕寡婦，她多麼的款待他，她的臥榻前總是擺滿了水果和名貴的酒，她又是多麼熱烈的愛上了他等等的謠言。

還有，每個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沉溺於誦讀禁書。學校裏的舍監或訓育長無論如何嚴禁和兇惡，這些少年人總能避掉他的搜查和檢查，輪流地讀着這些書本。愈是被禁的東西，他們就愈受誘惑。中學三年級的時候，那些巴利或假的普式金所著的贗品便在他們之間傳來傳去了；初夜，精神的美，露珈絲，女騎士，智慧的美，以及牧師的愛等等。

所有這些小說，圖畫和猥褻的照片等還是不能滿足他們的好奇心。他們還想追尋一些被禁止的而更富有戲劇性的東西。在軍事學校的圖書館裏，他們多喜歡普式金和萊門諾夫的作品；而最得他們信仰的要算是屠格涅夫了；珂爾雅也沉湎於他的作品而不能自拔。如衆所週知，已故偉大文學家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充滿了一種可

摸而不即的戀愛氣氛；這種氣氛往往像縐紗一樣，手指接觸不到，但是很能誘惑人的；他書中所描寫的姑娘們總能豫先知道愛情的來臨而故意不讓它接近；反而儘量的裝出羞恥，甚至會面紅和顫慄着躲避掉。但是他描述已結過婚的女人或寡婦却又兩樣了；她們起先努力儘她們的職責，爲尊嚴，爲輿論而奮鬥着想把內心的慾望消退下去；但到了後來便禁不住了，她們先是流淚，繼是情感鬥勝了理智，於是——

喔！——祇要稍爲有一綫機會，她們便會獻出身體了。她們事後又覺得羞恥，又覺得愉快，哭着笑着的儘在內心裏兜圈子。而年輕人看這種書所得到的印象是與我們成人不同的；他們祇有直覺地看到書上的話沒有說盡，或者是隱隱約約的在說，於是常以爲我們成人總隱藏掉重要的話沒有給他們說了。

珂爾雅家裏有個婢女，她有玫瑰色的面頰和堅如鋼鐵的小腿，臉上時常露出歡愉的笑容。他（和他同年齡的孩子大半都會這樣的）在玩得高興的時候，便會伸出手去拍拍她的肩胛和背部。但是有一天，他不知爲了什麼事情興沖沖地走進他父親的書房去，却看見那婢女撩起了裙子掩蓋着臉，倉皇地從書房裏跑了出來，差一點便和他撞個滿懷，而他父親那個時候却臉孔通紅，鼻子也似乎長了一些。他不由得想道：『爸爸的臉孔真像一隻火雞。』還有一次，珂爾雅在父親沒有上鎖的一隻書

桌抽屜裏看見有許多關於男女性愛的照片。

他還記得小時候，家裏時常有個在大使館裏做小職員的客人來拜訪，他的領子漿得挺硬，身上散發着甜香。他母親一看見他來，便會一變平時惡毒而粗糙的語句，聲音裏顯得十分柔和，像煞舞台上扮演的女主角一樣，充滿了嫵媚和做作。那客人來了之後，他母親便立刻換上嶄新動人的衣裳陪着他到頓尼泊河流裏去泛舟，欣賞艸原上的落日，而那時他便看到媽媽的胸膛半露着，臉上泛起了紅雲，而和那客人儘做着些奇怪和新鮮的動作。成人們時常在類似這種的場合之下自己嘗解自己，而頑童們所能了解的却要遠較他們輕描淡寫的語句深得多呢：

「哦，不要把伏羅雅（或彼蒂，或凱蒂）放在心上！」

「什麼，他們年紀還小呢。……不會懂得我們的事情的！……」

還有，珂爾雅的腦海裏還鮮明地印着他哥哥的一件事。他哥哥在一個著名的憲兵兵團裏剛畢業，回到家裏，單獨住一個與家人隔離的房間。那時候他們正雇着一個婢女，名叫娜莎，是個黑髮的美麗的女孩子；假使她能換上體面些的衣服，人家便會當她是個出色的女伶人或者有高貴血統的公主的。珂爾雅的母親已經注意到他的哥哥在半出於玩笑半出於真誠的行動中已被娜莎的光輝所吸引住了。她算計着與

其讓她大兒子的童貞喪失於妓院裏或街妓的身上，還不如讓他獻身於一個名雖下等然實際是很純潔的婢女。她的這種想法，當然是出乎真摯的母愛的。那時珂爾雅還祇在捉迷藏或玩將軍打仗的時候，但是已經模模糊糊的曉得哥哥所玩的羅曼史了，他對於哥哥所做的事情自己下着解釋，有些是對的，而有些却純乎是他的幻想而已。六個月以後，他又在門縫裏看到了一幕惡劇；他母親在婢女房間裏惡狠狠地對着那婢女罵，間隔着幾句對一個馬車夫的口誑；原來那個婢女已經有了五個月的身孕了。假使她那時候不哭喊起來，他母親便可以給她一筆錢，她就可以平平靜靜的走路了。但是她却噉啣地哭着，訴說她是真真愛上了少主人，不願意拿錢，結果祇是把警察叫了來，纔把她攆走的。

珂爾雅在五六年級的時候，他的同學便已嚐試了智識的罪惡之果了。那時候他們對於人類生理上的各部份以及抽象的戀愛名詞已經造出了很多祕密的，祇有他們同學自己纔明瞭的名稱。有一個同學染上了一種病，雖然並不十分危險，但總不失為花柳病；於是他在整整三個月中變成了年長同學的偶像，都認為他是個了不起的人。他們中間，確實有很多人已經拜訪過妓院，這種敗德的放蕩行為却受盡了年輕同學的崇拜和讚美。